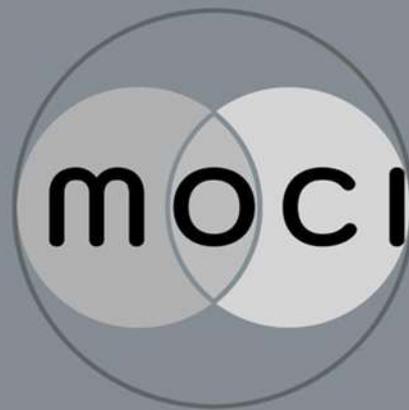


沙漠里

# In the Desert



By James Mahu | E1 : S2

译者 主权玫瑰 2023  
MOCI.life

# 沙漠里

E1: S2

第二集：第一篇

---

原著 詹姆斯马湖 2023

翻译 主权玫瑰 2023

所有绘画皆是詹姆斯马湖作品

相关网站

[MOCI.life](http://MOCI.life)

[SovereignIntegral.org](http://SovereignIntegral.org)

[WingMakers.com](http://WingMakers.com)

[JamesMahu.com](http://JamesMahu.com)

中文网站

[mocilife.cn](http://mocilife.cn)

[sovereignintegral.cn](http://sovereignintegral.cn)

[wingmakerschina.com](http://wingmakerschina.com)

[wingmakers.com.cn](http://wingmakers.com.cn)

[jamesmahu.com.cn](http://jamesmahu.com.cn)

下列网站提供朗读版

[MOCI.life](http://MOCI.life)

英文

[mocilife.cn](http://mocilife.cn)

中文

中文版 1.0

版权声明：知识共享 BY-NC-ND

## Copyright: Creative Commons



此许可证允许重用者在承认和标明原著所有权的前提下，以非商业用途在任何媒介上以任何格式，复制和分发此素材。但是禁止编辑更改，禁止商用。

CC BY-NC-ND 包括以下元素：

BY  – 必须标明版权归属原作者

NC  – 仅允许非商业用途

ND  – 不允许对作品进行衍生或改编

# 沙漠里

E1: S2

第二集：第一篇

这是个宁静的日子。没有一丝风。日光炙热，但并不刻薄。沙漠是女子年幼时最喜欢去的地方。越过悬浮在沙滩上方的山崖，走入沙漠的旅途，只需要走一小段路，但很险峻。几乎没人知道这个地点，即使知道，也会因为预想中的危险而避开这里。关于不知情旅行者在沙丘中迷失，再也没回来的故事太多了。

沙漠，跟刚才散步的海滨，形成鲜明而令人叹为观止的对照。她知道这里有个绿洲，四周环绕着小山规模的沙堆。找到正确方向，穿越这段距离并非易事，所以除了非常喜欢冒险的人之外，其他人都不敢来。

女子蹒跚着走下一座沙丘，突然听到说话声，她知道，那是从绿洲传来的。好像下面正在展开异常友好的辩论。她只能推断到这些。她从坡上走了下来，拍掉外衣上的沙尘，缩短最后一段距离，来到那些陌生人，也就是将接待她的人群面前，鞠躬说到。“很抱歉打扰你们，能否给我些水？”

那里有一位男子和两位女子。他们皮肤黝黑，应该是来自日照充沛地区的民族。她推测，这些人来自沙漠深处，她这个世界里的人，除了人类学家之外，很少有人涉足那里。他们都很年轻，也许 30 出头，至少对她而言很年轻。但她不善于断定成人的年纪。

其中一位女子走上前来，她拿着个羊皮水袋，有成年人巴掌那么大，有一拳厚。来客拿起水袋开始喝水。她立刻解了渴，然后把水袋还了回去。

“这里有很多水，你可以多喝一些。没有太多人冒险来这些偏远地区。”女子把水袋推回客人手中里，她就接了过去。

“你身体状况一定很好，”女子上下打量她的身体后，评论到。

“你是从山崖来的，还是从海边来的？”男子找准时机加入对话，问到。

“我从海边来，”来客回答。她又喝了泄水，分量跟刚才差不多，然后递了回去。“我喝好了，谢谢你。也许过一会儿我会再喝。”

“如果你来自海边，说明你身体不错。也许你能跟上我们的速度，”男子微笑着眨眼。

“你们是哪里人？”来客问。

“我们来自那边，不同地点，”男子指着他们身后那个与大海方向相反的范围说。“你可以把我们称为游牧民，或一些不喜欢安稳和确定性，不断在沙漠里游逛的人。”

来客轻微的眯着眼问到。“如此娴熟的口语，你是从哪里学？”

“噢，”女子之一说到，“是我们的父母教的，他们有个曾上过你们那边大学的远亲。这个亲戚也是我们最棒的哲学家。你们的大学里的曾有一位人类学家，访问过我们，不久之后，就资助那位亲戚出去求学。她在我们族人的巨大激励下，真的去了。她学会自己认为重要的所有知识后，就回到族人这里，教育我们。”

“你们这里有书籍？”来客带着一丝惊奇问到。

“没有，我们知道的一切，都是口头转达，”女子答到。

“换句话说，”男子说，“我们贫嘴。”

他的话带来一阵笑声。“来吧，跟我们一起走，我们有葡萄，面包和羊奶，如果你喜欢，甚至还有红酒。”

来客在柔软的沙地上坐下来，周围环绕着提供急需荫凉的棕榈树。恰好有一蜥蜴在沙地上迅速掠过。在沙漠的绝对寂静中，它的敏捷移动声显得意外响亮。

“你从哪里来，为什么来这里？”男子问到。“也许我太唐突了？”

“直率从未让我生气，”她安静的回答。“我来自一个，你们从未听说过的地方。那是个遥远的小镇，甚至地图上都没有。至于为什么，我只是聆听自己的愿望，并跟随它。”

“你之前来过这里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她点头。“两次。”

“多久之前？”女子问。

来客仔细的看了看她，说。“在你诞生之前。”

“噢...”男子轻微摆着头说。“看来你的记忆和体能都很强健。请继续努力，希望在我们聊天之后，你能成为我最敬重的人。”他笑着靠在一棵棕榈树上。

“如果你那么久没来过，是怎样找到这里的？”

“我记得精确步数，从那个山崖下的第一个台阶到这个绿洲。我孩童时代，曾经数过。我不仅记得步数，还记得方向。所以如果在到达步数时，我发现错了，还能原路返回。今天没风，所以我知道，如果真的需要，我能沿着自己的足迹安全返回。”

“但你没有水，这是个风险。”

“我知道。但我在途中就听到你们的话语声，所以我不再需要数步数，因为确认到方向没错。”

“嘿，真的很高兴有你加入，一起聊天。”三个人都点了点头。来客微笑着点头回礼。

“你来之之前，我们正在探讨时空的确定性。你是否有什么观点？”男子问到。

来客点头到。“观点，我可以贡献无数。至于知识，就不太多了。”

“就给我们说说你的见解。时空确实存在吗？”

“看来你们得出的结论是，时空的存在与不存在，必须二选一。但其实我的看法是，两者皆真。”

一位女子耸了耸肩。“什么东西能同时即存在也不存在呢？”

“有可能，因为我们在所有时空内存在并运作。时空不是大自然的二进制体现。根据大自然的属性，它包括所有的时空维度。大自然存在于所有层面里，所有粒子里，所有一切里。我们是它的一部分。”她抓起一些沙粒，然后让它们透过手指流下去。“大自然不只是一个沙漠，或这些棕榈树，或甚至这颗行星。大自然是一切事物，一切地点，和一切时间。”她停下来，抬头看着三个人的脸庞，他们都睁大眼睛看着她。“那么，它应该包括谁？”

一位女子指着自己的心口说。“我们...人类...”

“我们是无限的存在体，通过一系列身体和临时身份，在时空中编织自己的旅途。时空是我们的旅途及其学习的唯一恒定因素。如果时空不存在，它的存在感就是个完美的幻觉。但完美的事物一定存在，所以时空不是幻觉。”

“看来，你的脑子有能力提高我们谈话的兴奋度，”男子赞到。

“但，时空不是本质，”来客继续说。“存在着一个全包含的现实维度，它完全成形，很原始，并且超自然，是所有黑洞背后的黑洞。它是时空的起源，正如我们是二元性的起源。在二元世界里，分裂创造出对立。”

“人类是怎样获得这类对立观点的？这跟大自然的其他部分完全没有类似性。”女子问到。“我们是如何变成二元性创造者的？”

“只有特定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才能承载这种，从整体性中分离出来并真正思考它的能力。既是从整体性中分离出来的独立个体，同时依然是整体，这是个极为复杂的存在方式，正在等待人类的理解。大自然的其他部分，也能觉知到这种分裂，但缺乏逻辑工具，无法考量这种分裂的完整原理。”

“那么，个体的独特性，到底服务于什么目的？”男子问。

她转头看了看他，然后指着天空说。“我们是大自然在这个行星上唯一的眼睛，能探索这里，并通过这个探索，将不同维度的世界连接在一起。我们是大自然的一个特殊部分，能连接大自然，令其获得完整性。时空中只要有生命存在，其中一些生命就有可能进化成足够复杂的存在体，能去探索另一个新世界，并在这个过程中，成为通往另一个更高级大自然的桥梁。”

“就这样？”一位女子困惑的问。“我们来这里，只是为了跟来自外星的其他生命形态互联？”

来客缓慢摇头。“不，我只是在陈述对我们共同目标的看法。我们是主权独立的个体，每一个的目标都完全独特，并且各不相同。比如，你们的目标，是生活在沙漠里的游牧人，穿越在绿洲和荒芜之间。你们有自己的目标，并且我感到，那跟外银河友好交流毫无干系。”

“嗯，我虽然不能代表优秀同伴们的意见，但我个人来说，这一生从未想过自己的人生目标会跟做外星人大使有关。”

“那又是为什么呢？”来客问。

“我想，是因为不可能。我们沙漠里没有停满太空船，”他轻笑着说。“其他地方也没有。”他把头歪向来客一侧说。“难道你建议我们期待太空船的到来？”

“我认为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是整体的一部分，那个整体就是大自然。一切都是大自然的外在化，但同时还有个内在的大自然，外在的大自然只是这个内在大自然的外显。这是一种绝对无限的全息分形关系。只有通过一种理解到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的爱，才能理解这个关系。这是我的看法。”

此后是一阵长长的沉默。弥漫在他们所处空间中的寂静，充满了创意。

一位女子换了个坐姿。“我们的科学家说过，量子世界很奇特。具有波粒二象性。一只猫可以死活兼顾。事物会因为我们的观察而改变。”她叹了口气。“这些是真的吗？我认为，我们不是发明了分裂，并带来了二元性。我们只是发明了困惑。”她似乎想微笑，但显然是个笨拙的尝试。

“大自然在持续扩展，”来客说。“甚至我们的宇宙也在高速扩展，所以无论我们的望远镜多么强大，都无法看到宇宙的全部。大自然是个我们无法想象的智能。它活在一种不可知状态，所有一切都在其中来来去去。大自然不只是森林或动物或鱼，它是所有生命的整体。那就是大自然。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，用途是在整个时空内初始化互联性。我们是大自然的一根线，将大自然自身编织成一体，行星与行星，物种与物种，银河与银河，宇宙与宇宙。”

“如此宏伟的计划，”男子开口。“但我们却还是在这里，蜥蜴般的坐在沙地上。我们怎么可能去探索太空？”

“啊，我们能，”来客无比坚定的说。“但首先，我们要等待一些客人造访地球，在探索旅途上，他们是走在我们前方的物种。他们会来到这里，尝试理解我们，评价我们，并判断我们是否准备好成为合作伙伴，而不是敌人。”

“你说的所有这些，一定程度上有道理，但我们现实中的人生很短，这些事跟我们有何关系？你说的这些，只不过是跟银河邻居握手的未来愿景...对吧？”

来客舔了舔干燥的嘴唇，并深深吸了口气。“这是大自然的宏伟计划。时空是唯一真实的变数。唯一的未知数是，到底我们物种的哪一代人会完成这个清晰的集体性握手。这个时间点，持续潜在于某个非常具体，但也不特定的时空中。这件事在每个世代都有可能发生，这些可能性，很像悄然隐藏的复活节彩蛋。”

“外星物种与我们大相径庭，我们怎样才能学会信任他们？并且，根据逻辑，能来这里的应该比我们更先进。”

“那是个漫长的过程，”来客回答。“大自然会在特有的时间尺度中让这事成真-这个尺度被我们称为行星层面的时间。只要我们成功建立起优秀的生态体系，大自然就会让这件事发生。大自然知道怎样做。这个时间点，还卷在时空之内，无人知晓，所以神奇。不到离那个点很近的时期，没有人会知道。”

“你是说，那事不能被预言？”男子问。

来客点了点头，但双眼紧闭，也没作声。

一位女子倾身向前。“我们部落有个女子能看见未来。也许她能-”

来客举起手说。“我说过，这件事谁也看不见。这类事情，大自然不会提前揭晓谜底。”

“...噢...”三个人几乎完全同时的发声。

这时，不远处传来一声鼻息。“那是我们的骆驼，”男子摆着手说。“它们在树荫下休息。琥珀可能在做梦。她做梦时一般会发出鼻息。”

两位女子轻轻的笑了，那位提起大师的女子突然变得认真起来。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说过，我来自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，完全没有名气-如果你是问这个。”

“那我反问一下，这些说法，你是从哪里学的？”

“比如？”

“你仿佛了解更深层的现实。你是如何获得这些理解的？你从哪里学来的？”

来客停了下来，思考着这个问话。“很久之前，我就决定做自己的老师。所以，没有其他途径一切都是从这里学来的。”她指着自已说。“因此，正如我在开头所说，我拥有无限的观点，它们总是持续变形，并扭曲成新的形态，几乎令我无法抓住。”

“但你说的话...有...有道理。”

“也许，但这些只是理论，一旦这些理论得到理解，生命-大自然，就会呈现出更多的真相，然后更多些，然后更多些。至少对我来说，这就是大自然的运作方式。”

“但，这些理论是你从哪里学到的？”

“从其他所有人那里。”

“比如？”

“可以说，我曾遇到过的所有人。每个人都在教给我这些理论。我甚至不能说，某个人比另一个对我的影响更大。因为他们集体性的教育了我，我分不清何时一个人结束，另一个开始。”

“噢...”三个人又一次几乎完全同步的回答。

“但，如果真像你刚才说的那样，那就是大自然本身在教育你，”女子评论到。“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谢谢你的话。”

女子突然显得不知所措，但还是露出了微笑。

男子突然显得很不安，他站了起来，却仿佛不知道要去哪里。他抓起一个更大的袋子，比来客刚才喝水的那个大一倍。他喝了一大口，并举起来说到。“还有人想喝红酒吗？很好喝的。”

三位女子都摇了摇头。

他又喝了一口，这次比第一口更多些，然后又回到椰树荫凉下他刚才的位置。“大自然包括所有事物，空间，和时间，这个说法...嗯...我的意思是，这是个最不寻常的观点。我从未听说过，蚂蚁或鲸鱼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，更不用说人类。通常认为，大自然是舞台。是草，木，沙，水，大地，是所有支撑生命的东西，但你似乎在建议说，大自然是...是一切。”

他轻轻摇动身体，陷入沉思。两位女子只是静静的看着他。后来，他终于举起手，食指指向天空。“我想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都折叠在大自然中，那同时也都在大自然之外。大自然是一切的底蕴，但也是舞台。你说的是这个意思，对吗？”

来客点头。“我说的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你能理解到这一点的唯一途径，是你从生活中遇到的每个人那里，都学到了一些道理，换句话说，是大自然教育了你。这说明，你或者具备高度的宽恕美德，或者只是无法分辨老师和无知坏蛋。个人看法...”

来客笑着说。“我很清楚，自己人生中遇见过很多无知坏蛋，借用你的修辞，但这只是个标签。如果你分解这个名称，仔细在他们背后寻觅，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老师。老师们有时替我踩刹车，有时替我踩油门。有时惹怒，惹恼我们，甚至带来恐惧。有时又会把我们拉进爱，和蔼和慈悲之中。无论是哪种，他们都是老师。”

“就是说，大自然不仅是舞台和底蕴，还是个老师？”男子问到。

来客再次点头。

与此相反，男子却在摇头。“那请告诉我，朋友，大自然不是什么？”

来客欲言又止。她示意想喝水，水立刻就到手，她迅速喝了一小口，拿着水袋说到。“大自然是所有那一切，但不是我们，我们就是大自然之所不是。”

“具体说来...？”男子咯咯笑着说。

“我们是主权个体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意味着，我们都拥有一个身份，是在所有单次人生中每一刻经历的综合体。只有我们作为主权个体，才拥有它。那些经历的保管者只有我们。大自然也不拥有它。这些经历只属于我们。我们的核心，主权个体，能理解这些经历，因为我们观察过它们，经历过它们，从中学习并表达过它们。”

“时空中的其他存在都不能这样做？”女子之一问到。“就连大自然也不能？”

“不能，大自然也不能。如果大自然能，就不需要我们了，我们就会很容易的被大自然吞没，”来客转向男子。“用你的话说，就是折叠在其中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跟大自然不是一个？”男子问。

“在你的思考中，总是非此即彼，其实是两者兼顾。我们既是独立于大自然的主权个体，同时跟大自然组成积分整体。我们是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的一部分，而大自然是这个意识的所有表现形式。在时空维度的现实内，我们被赠与主权独立性，目的是支撑大自然在时空内扩展，并在这种扩展中，保持互联。”

“只在时空内？外面，时空外呢？”

“关于这些领域，我们最多能通过想象力，逻辑，数学，直觉感受以及艺术等镜头去靠近。通过这些门户，我们可以找到通往不可知的门户，但在主权个体的身份中，无法踏出那个门户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通向不可知的门户，总是藏在未知背后。如果我们依然是主权个体，无论走多远，都依然在时空维度之内。但大自然，作为最原始的底蕴，总是存在于属于不可知领域的积分整体里。”

“如果积分整体对我们这些主权个体而言，一直是不可知的，那我们如何才能成为主权积分体呢？”男子问话时，语气中的焦急在升级。

来客对着这个问话笑了笑。“现在你找到它了。”

“找到什么？”他本能的反问。

“这两者是个体的两种存在状态，之间必有往来的途径，”来客解释到。“通过这个途径，就能兼顾的感到两者，并让这种感觉变得愈发娴熟，最终能学会同时活在这两个生态中。”

“具体该怎样做？”

“我也许知道自己该怎样做，但不知道你的途径。”

“就是说，每个人都不同？”男子问。

“每个人都不同，”来客点头。

女子之一清了清嗓子。“你是说，或早或晚...每个主权个体都能自主的找到这个关键点？”

来客把水袋递给女子。“时空是无限的。我们来自无限，离开这里时也会回归无限。这就是我们的身份。我们每个人，无论是什么，或是谁，都是这个！这个身份现阶段属于未知。所以，我们不是朝这个方位倾斜，就是朝分裂，二元性，和困惑的方向倾斜。”

“你没有回答我的问话...”

“噢，我其实已经回答了，”来客惋惜的说。“我再试一下。我们不知道自己无知，或自己到底知道多少。我们对自己的知识程度很无知。你至少同意这一点吧？”

“我们聊得越多，我越是感到这很有说服力，”女子半笑着开口到。

“如果我们很无知，那么最佳途径是什么呢？”来客问。

女子摇着头耸了耸肩。

“我们透过最佳的框架观察人生，”来客说。“如果你们有谁人迷失在沙漠里，会怎样做？”

女子又耸了耸肩。“我们用脑，并且我们有常识。我们周围的一切，沙丘，风儿，太阳，星辰，植被，这所有一切，都能指向我们想去的方向。我们不可能迷路，除非破坏性的风暴重构了这片沙漠。”

“如果真是那样呢？”来客问，“理想情况下，你通过什么找到方向？”

女子思考了片刻，所有人都期待的看着她。“我想，当然是理想情况下，我可能希望被带到高空，以便能俯瞰沙漠。从这样的视角，我就可以认出某些能让我找到方向的迹象。”

“高空，”来客轻声重复到。“那个部分，就是我们居于高处的主权个体。我们的至高点就是主权个体。我们就是通过主权个体找到方向。通过我们的想象力，直觉和逻辑推理，记起自己是个主权个体。活用这三个存在于我们内部的镜头，它们带给我们无限性的伙伴。”

“你曾问我，是否主权个体或早或晚都能到达这个领悟？你在谈论时空的概念。在一个无限性时空内，确实不可避免需要使用‘或早或晚’这个词。这正是我们很难理解主权个体的一部分理由。我们以为时空是地球和单一人生，因为这两者高度关联。并且，即使我们能考虑到万年之久的宇宙和时空，也只能捕捉到我们主权个体所有经历的九牛一毛，而积分整体就更加无限深远了。”她闪出的笑容仿佛虚拟的微粒子。

接着，来客停下来观察几位待客之主，评估他们对自己推理思路的兴趣度。“我们是大自然的代理人，在时空内体验着多个意识和人生。我们在时空内所体验意识的数量，以及每个人生所体验的形态，都不可知。所以，我们无法理解自己是谁。但，大自然这样创造我们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让终有一天能觉知到自己是谁。如果我们没有局限在时空内，现在就可以觉知自己的身份。”

女子之一用手示意，请男子把红酒袋子递过来，男子高兴的照做了。她喝了一大口，然后长长的吁了口气。“看来，我们被迫度过无限次的生生世世，单纯就是为了理解到，自己既是作为大自然代理人的主权个体，

同时也跟大自然本身组成积分整体？这岂不像个传说？就好比，一个人遭到诸神惩罚，将一块巨石滚上山顶，在到达巅峰后，再把石头推落山脚。并且无穷往返。”

“至少宗教认为，如果能度过一个高尚的人生，就能脱离痛苦，耻辱，恐惧，愤怒，疼痛，将这些都留在地球上，去享受天堂的乐果。就能永恒的活在美妙和喜悦中。如果我们是主权个体，虽然能无尽永生，但生生世世都在时空内，那我们岂不是注定锁在反复不断的人生里？”

“嗯，”来客点头，“但你做了个假设，认为反复不断的人生，只限于地球人类。这个假设不成立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是无限的，你能体现无限个人生。所有这些人生都是不同体现，不同时空，不同物种，等等。这绝对不是重复的概念。假设，我们生活的肉体包含 1027 个原子，其中一个是主权个体，其他所有原子都代表你正在体验的某个人生的一个瞬间，而通常的人生由 85 亿个瞬间组成。总有一天，我们能学会让那个叫做主权个体的原子发光，照亮其他所有的原子。”

“主权个体到底能体验到我们人生全部瞬间的百分之几，属于不可知，任何仪器或数学推理，都无法测量。但这些瞬间的汇总，就是主权积分体的体验。我们活着的目的，就是为了体验到一个不断积累而成的身份觉知瞬间，觉知到，我们既是大自然的代理人，同时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...并且，其他所有人都是如此。”

男子清了清嗓子，示意想要红酒袋。“如果科学，数学，哲学和宗教并无法窥视这帷幕的背后，看到大自然的真实，为何我们还能得到一些惊鸿一瞥，看到，感觉到，或想象到超越自己视野的内容，和一些几乎在呼唤我们的瞬间？我独自一人呆在沙漠里，曾真实的听到这类声音。”

“主权个体这个词，”来客说，“不只是灵魂或意识的另一个名称。甚至根本不是名称。也不是数字串或代码集。主权个体依然藏在它背后，留在这些人类发明的概念之外。人类创造出来的任何事物，都跟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，以及主权积分体经历没有分毫类似之处。你的人生，你的当下，仿佛一个小圆圈，通过一个接口原子，重叠在一个无限球体上。这个重叠能提供些许眼光，让你窥视主权个体的世界。”

“主权个体会通过我们时空里的文字，信念，艺术品，科学以及数学，吸引你奔向它。这些人类创造出来的构造，不能揭示主权个体。这些构造，只能指向并揭示灵魂，或意识，或脑意识，或心，或身体。但主权个体正在等着你将一个接口‘原子’带入那个重叠领域。只要有个原子能被带入主权个体等待中的接口领域，祂就会开始揭示自我。但这种揭示，不是通过上述那些人类构造，也不是通过那些关于我们是谁或可能是谁的善意描述。”

“看来，我们需要聆听，感受，祈祷的对象是主权个体？你的话是这个意思吗，亲爱的朋友？”男子说话时眯着眼，仿佛突然被阳光照到。

“你决定。这不是绝对的。不存在站在我们头顶上方的提线木偶师当指挥。这是所有自由意志生命体的旅程，自由的意思是，没有被束缚在牢笼内，并且孤身一人。对于此外的其他生命体而言，自由意志都成了被群体意识修饰限制过的概念。群体会修改自由意志，目的是吸引人们加入社会群体，或淡化人们对知识和真相的理解。”

“这就是行星意识的进化途径。行星意识就是大自然聚焦在局部的一种表达。行星意识据此自我进化，探索宇宙，并寻求跟其他行星及其物种的重聚，在互助中解决对方的难题，建立合作性社会文化，然后进一步扩展这种探索。”

“不过，为了觉知到这些，我们需要得到机会...人类物种需要有集体性的看到这个未来状态，从骨子里感受到它。”来客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闭目止息了几秒后，才几乎悄无声息的缓慢吁了出去。但在这寂静的沙漠里，有时心跳也显得很大声。

“只有主权个体知晓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，并通过漫长而复数相继的人生，分享这个觉知。但这种分享只能通过主权个体进行，不能通过任何尺寸的纸张或屏幕传递。也不是通过你我的口头转达。它只能由主权个体通过自身的体现来分享，这些被释放出来的体现，成为无拘无束的野生动物，在呼吸，心跳，以及当下的纯粹孤独中跃动。它可能成为我们的未来，前提是我们必须先体现它。”

“它不是意志或目的带来的产物。单纯就是个礼物，是主权个体释放出来，送给一个跟自己互联的生命体。”

“那么，主权个体是否有好坏之分呢？”女子之一问。

“他们不具备二元性，”来客说。

“是谁创造了他们？这些创造者是善还是恶？”

来客摇了摇头，但一抹微笑缓慢爬上她的脸庞，宛如高高物体的影子。“朋友们，不存在二元性，所有分别都是我们创造出来的。不可知无法用善恶来衡量，甚至未知也不能。”来客缓慢站起身。“我想去看看你们的骆驼。我很久没看见过骆驼，我记得，它们对生人很好奇。”

“它们就在后面，”男子指点着说。“琥珀，灰尘和影子。我猜，你很容易给它们的名字对号入座。”他微笑着，但思绪仿佛遨游在遥远的行星上。

来客停了片刻，对她的三位待客主人点头。“谢谢你们的招待。很荣幸结识你们。”

“你应该跟我们来，”女子之一说。“我们要去另一个绿洲，我们的一些族人认为，那里有神奇的力量，所以非常有名。”

“我不相信神奇的力量，”她回应到。“我相信的是大自然。”

“我从始至终都感到，你的观点类似泛心灵论，现在你证实了这一点。”

“但，不要这么认为，”来客说。“我不是泛心灵论者。他们相信大自然是上帝的身体，上帝是大自然的大脑。但我相信，那个集体大脑并不是大自然，它只是大自然的另一个面向。就好比，你不是你的鼻子。我不认为，集体大脑就是大自然本身。大自然是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体现在时空内的状态。泛心灵论者只信仰个体部分，只是把大自然看作集体大脑。”

“但大自然远不止如此，只是无法定义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但这确实有关联。”

“我与我的主权个体独处时，主权个体对我的教育内容，只是针对我。那内容只跟我有关联。至于是否让这些内容跟其他的信念，理论，假说或艺术带来的想象效果等产生关联，如何关联，完全取决于我。”

女子们站了起来。“但如果一个人认为，一切都是大自然，甚至上帝也被包含其中，那么，你相信大自然就是上帝？这只是个比喻吗？”

“我相信的那个智能，能创造大自然，并且耐心的允许大自然自由展开，进化，求生，并在时空内保护自己的智能，然后像超级慢动作炸弹在倒带一样，逐渐朝着与扩展相反的方向聚拢自我。这个现实包含着所有其他的现实，异常宏伟...宏伟到可以承载大自然。我没有命名这个智能。但我相信这个智能。这不是比喻。没有任何名称能指代这个连接一切的能量性智慧...也许爱是最接近的称呼。”

“为何你信仰一个未知的东西？”女子问。“迄今为止，我甚至从未考虑过这样的智能。我的意思是...祂太抽象，乃至无法共鸣。又怎么能期待我相信祂呢？”

“谁在期待你这样做？”来客回到。

“上帝...大自然背后的那个智能。祂在期待我的相信，但却不可见，很抽象，藏在我这个现实的背后，让我的大脑无法理解。所以，怎么能期待我的相信呢？”

来客感觉到，女子的声调中带着明显的郁闷，于是就停下话语，点头表示共感。“这种期待，只是你的假设。也许并不存在期待。也许不相信祂，对你的人生更有益。有些人想要这些，有些人不想。”

“但，如果相信了这个智能，会有什么改变吗？祂是否改变了你的人生？”

“如果你相信那个，笼罩着所有生命表达的智能，就能理解到，积分整体与你互相包含。并且，对所有生命来说都是如此。如果你早就相信这一点，祂就不需要再改变你的人生。如果你从未相信过这一点，祂确实会改变你的人生。”

“但这种..跟所有生命深深的融为一体的东西，总会离我们太远，仿佛活在另一个平行现实中。我怎样才能靠近祂，与祂对话，向祂学习呢？如何做到？”女子朝来客靠近了一步，并向前探着头，仿佛在强调自己对来客将要回答内容的期待。

“虽然这个终极现实异常抽象，并不代表我们无法通过想象力和逻辑去探测。我们每个人特有的现实片段，都跟这个终极现实有重叠关系。我们也是这个现实的一部分，即使那个交集只是个原子。即使这个交集转瞬即逝，超级稀少，我们依然能相信这个现实确实存在。即使我们的外在世界持续不断的否认祂，但在我们的心和脑中，依然可以相信这个终极现实。在心灵深处，我们一直相信。”

来客的声音变成了耳语。“主权个体相信积分整体，并能体现这种相信，那个体现就是我们这个世界里的积分整体形象，在人类案例中，是通过人性来体现。”

“那么，你是说，在我们的世界里，积分整体无法被证实，只能被相信。我们为何不能获得比信念更多的体

验呢？”

来客笑了。“每个人都希望能拉开现实的面纱，揭示出现实的真相，以为真相是一堆数字，一个矩阵，一个虚拟游戏。是一些不真实的内容。并认为，在现实背后的闪烁的幻觉，就是那个创造着进化旅程的伟大幻术师，祂异常宏大，并被赋予了上千个名称。”她停下来，长长的吸了口气。“但事实上，我们想揭示的，就是积分整体的世界。积分整体智能创造了大自然，并在所有时空内放养它。但我们作为微不足道的人类，只是为了获得一些比出相信更真实的感受，就奢望着揭开积分整体的帷幕，通过人性看到祂，通过大脑理解祂。”

“我们都想要证据...某些坚固可信的东西。”

“噢，但最信任眼前这个现实，不是么？”

“...差不多...”

“你信任这个世界的唯一理由是，你从婴儿世代开始，就一直在体验它。你很熟悉它。但你对主权个体和积分整体并不熟悉，更没有体验过他们的真实环境。你无法进入他们生活和生存的现实维度。于你而言，他们淹没再茫茫大海里。于是，你就认为，只要他们能来到这个世界并展现自己，你就能相信他们。”

“对，如果我能亲眼见到，就会相信。”

“如果科学家能给你看一个基于数学模型的证据，证明主权个体和积分整体的存在，你会相信吗？”

女子摇头。“不，我对数学的信念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。”

“那，如果是一本描述主权个体和积分整体概念的书籍呢？”

“书籍只是词语。不，我不会相信，我可能相信一丢丢，但不会全信。”

“如果你在梦里遇到主权个体和积分整体呢？”

“不，我不会相信梦境。梦境太转瞬即逝，我知道，梦是我的创造。”

“视觉愿景呢？”

“不！”女子猛烈的摇着头说。“我需要第一手体验！你不能理解，因为你显然体验过他们。”

来客叹了口气。“看来，你的唯一解决方案是眼-脑系统。对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你就去找吧，但需要耐心，”来客说。“要异常耐心。”

“就这样？”女子问。“不需要流程，方法，技巧，代码，咒语或仪式？难道每个人的方式都各不相同，并且不能通用...或复制？”

来客举起两根手指。“两个问号的回答都是，不，”她轻微咧嘴。“大自然创造并进化中的那个舞台就在那里，还需要什么流程吗？我们诞生的那一刻，在这个舞台上着陆，然后通过时空视觉在那里旅行。我们自己的心和脑在选择自己的信念。在所有物种内体现的所有生命体，都遵循这个道路和流程。不过，正如你所说，如果站在一个开明大脑的视野观察，确实可以看到这个舞台，时空和单次人生背后那些更精妙的细微差别。”

“如果我们想理解那种细微差别，怎么办呢...？”女子问。“你说，除了我们自己的道路之外，不存在其他真正的途径...那我们怎样找到...或...或到哪里去找这些微妙的理解呢？你既然找到了自己的路，你是否能告诉我，我怎么做，也能找到？”

“噢...我知道你的问题所在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误解了我的话，你以为我是在说，我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‘事实’。但实际上，我说的是，我知道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‘观点’。我说的话，没有一句是在阐述事实或真相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相，什么是虚构，什么是幻觉，什么是真理，或什么是谎言。我认为，其他人也都不知道。不可知，是字面意义。未知也是如此。话虽如此，我有逻辑，想象力和敏感的直觉，我能活用这些工具，在大自然为我准备的舞台上描绘自己的道路。你也能，其他所有人都能。”

她朝女子微笑，并对主人们鞠躬。“我要去问候你们的骆驼，然后继续上路。谢谢你们。”她把手放在胸口，然后又朝三位主人伸展手臂。他们回复了她的告别，但来客几乎立刻又听到他们的挽留，说她应该跟他们一起走。他们有足够的食物和水。他们部落里其他人也可能想跟来客对话。他们还答应亲自送她安全回家。

“我去问问骆驼的意见，”来客只说了这句，就走开了。

两位女子在男子身旁坐下。其中之一注视着来客，她正朝那几头骆驼走去。“她快走到了，”女子轻声说。“我们需要说服她。让她应该去见斯塔拉。”

男子回头看时，刚好看见来客消失在一个小沙丘背后。

“问骆驼？”他带着笑意说。“她是我们的同类，但我们显然不能绑架她跟我们去。所以，我们怎样才能说服她呢？”

“我现在就去追她，告诉她，我们希望把她介绍给斯塔拉，也就是我们。告诉她，我们感到，她一定会喜欢那个值得期待的对话...”

“然后呢...？”男子问。

“嗯，我想，我...我可以给她一些金子。”

“那就把它放在口袋里，不要超出合理的数目，”另一位女子说。“你要马上去，她可能不会回到这里来了，并且，你显然与她有些连接感。”女子站起来要走时，另一位女子抓住了她的胳膊。“告诉她这是我们三个人的主意，不止你一人。知道吗？”

“我会的。”女子说完就急匆匆的起步，不断加速的小跑着朝那些骆驼奔去。她来到沙丘顶端时，看到来客仿佛老朋友般的在跟骆驼们说话。来客看到她后，就拍了拍身边的沙地。

女子放慢脚步，随意的坐在来客身旁。两人都凝视着三双镶嵌在淡褐色脑袋上的大眼睛。骆驼们如猫咪晃动尾巴一样的摇动着脖子，但眼光却聚焦在某个物体上。女子撇了来客一眼，想读懂她的心情。“你是否跟我们来？我们三人想法一致。希望你跟我们同行。”

“去哪？”

“我们希望带你去见我们的老师。她就是那个离开我们部落，去过你们那个世界的人。她去的目的，是为了取长补短，将一些新的信息带回我们部落。”

“她名叫什么？”

“斯塔拉。”

“噢，来自星辰...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她的名字，意思是属于星辰。她不是本地出身，”来客微笑了，但在那白昼的明亮中，看起来更像痛苦的咧嘴。

女子转向来客。“她对我们有个请求，让我们在探索旅行中遇见比她更智慧的人时，一定不惜一切代价的带来见她，或带她去见来客。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约定。斯塔拉与我们部落其他人之间有些距离，这不是物理上的，她知道一些我们部落不能理解的事。所以没人能陪她对话。她没有学习机会。”

“她能学习。也许不是学习。是临在。她据此感觉事物，个体-集体-整体意识的临在，是通过词语，图像，感受，声调，行为等等来体现的。她希望知道自己不孤独。知道她的临在也存在于其他人之内，也同样的发达，强烈，坚定。这就是她的愿望。”

来客叹了口气，缓慢的转头面朝女子。“我们都是如此。我跟你去。”

她转向那些骆驼，并指着影子说。“它愿意承载我们俩。”

女子咯咯笑了。“嗯，它最健壮，并且喜欢向两个同伴炫耀。”

来客站起身，并伸手拉起女子。然后，她们一起朝营地走去，以便能一起商量何时开启奔向斯塔拉的旅程。

(完)

